

# 石室《心經》音寫抄本

## 校釋初稿之一

萬金川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提要

敦煌遺書裡有五件《心經》音寫抄本，其中斯二四六四號的抄本即是當年《大正藏·般若部》<sup>1</sup>據以錄文而題名為《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本子。關於此一音寫抄本的譯者歸屬問題，學者之間雖也有長田徹澄針對該一抄本題記裡所云「出自奘師之手」的說法提出質疑，<sup>2</sup>但多數學者似乎仍然接受斯二四六四號抄本題記中的記述，而認定該一文本乃出自玄奘所譯。在這個問題上，陳寅恪先生或許是華夏學圈裡首先發難質疑題記之說的學人，他曾懷疑該一石室文本或許並非出自玄奘而是來自不空所譯。<sup>3</sup>此後方廣錫教授也提出了類似陳寅恪先生的觀點，並主張該一文本或為「玄奘原譯」，而由「不空潤色」。但陳、方兩人也都不曾提出任何積極有效的證據以實其說。

<sup>4</sup>

及至 1985 年，福井文雅教授以〈新出「不空譯」梵本写本般若心經〉為題，藉由文獻學的比對與若干經錄的載記，學界之間似乎才有學者真正面對

<sup>1</sup> 《大正藏》No.256，T8，頁 851a~852a。

<sup>2</sup> 參見《密教文化》第五十六號（昭和十年），頁 44~5。

<sup>3</sup> 參見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175。

<sup>4</sup> 方氏之說參見氏編《般若心經譯注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前言」頁 12。

了問題而嘗試證成此一說法。<sup>5</sup>此後福井教授繼雲居寺《房山石經》的出土與刊佈，一連串發表了不少有關《心經》音寫本的論文。然而，在有關譯者的歸屬問題上，福井教授的立場則一如他所使用的論證方式，始終都未曾改變，仍然堅持敦煌石室抄本與《房山石經》裡兩方《心經》音寫刻石之一，是出自不空三藏之手。我們雖然並沒有在譯者歸屬的認定上提出任何新穎的說法，但是在這個問題的探究上，卻也不打算再度採取福井教授那種純以外部證據來進行論證的方式。在本文對《心經》音寫抄本的校釋過程裡，我們將嘗試讓這些文本自己訴說它們的身世。

換言之，我們準備從這些文本自身的「口供」與「筆錄」著手，而試圖透過其內部字裡行間所反映出來的語音特徵的描寫，以及其間音寫用字的選造分析，來找出更為直接而有力的證據，從而顯示我們在譯者歸屬問題上的論斷也更具可靠性。並且，我們認為這種藉由語段的音韻分析以及字詞選造的風格學分析(stylistic analysis)，其間所能得出來的證據將會比福井教授所舉出來的那些外部證據更為直接而有力。蓋諸如《房山石經》之類的出土文獻，這一類外部證據的獲致往往都是既偶然而又意外的，但文獻的語音特徵乃至其間字詞選造的語言風格之類的成素，則明顯的具有其存有論上的旨趣(ontological significance)，因為它們都是內在於文獻之中並跟隨文獻的存在而存在。

**關鍵詞：**心經、音寫、音譯、梵漢對音、佛經譯音、二合、引、中古音、隋唐音韻、長安方言、河西方言、風格學分析

#### 【校釋說明】

1. 斯二四六四號、斯五六四八號、伯二三二二號、斯五六二七號與斯三一七八號，以上五件石室遺書總稱「石室本」，並依次簡稱「甲本」乃至「戊本」；此中，甲乙丙三本，又稱「石室夾注本」。《房山石經》所收不空三藏與慈

---

<sup>5</sup> 福井之文參見《仏教學論集——中村瑞隆博士古稀記念論集》，頁 229~246。

賢法師所譯之音寫本總稱「石經本」，並依次簡稱「石經甲本」與「石經乙本」。又、東寺所藏漢音轉寫並梵字悉曇對照，題名為《唐梵對翻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傳世抄本，簡稱「東寺本」。

2. 《心經》梵語原典則取自長田徹澄論文所附「東寺本」梵字悉曇羅馬音寫本，同時並參照田久保周譽著《解說般若心經》與《梵字悉曇》兩書所附之相關文獻。此中，法隆寺多羅葉梵語寫本，簡稱 A 本；Müller 校本，簡稱 B 本；Conze 校本，簡稱 C 本；Hurvitz 漢音還原梵本，簡稱 D 本；福井文雅石經甲乙二本漢音還原梵本，依次簡稱 E 本與 F 本。
3. 抄本正文除前後「經題」以標楷 18 號表之，其餘部分則通採細明 14 號。小字夾注，一律出之以 12 號細明，並依其內容而分別以斜體表音讀提示，以網底字體表語段意譯，以字元框線表語段編碼。至於注釋中的字元網底字或粗體字等，則但為醒目而已。又、校訂本增入原石室抄本所無的文字，則一律置於角弧號”[ ]”中，而注釋裡依漢音還原的梵語，則於該一梵語左側以星號”\*”標之。
4. 正文中梵語羅馬音寫斜體加字元框底，其一是表示依梵語語法與音變規則，當該增入的梵音，其二則為 ABC 三本皆有的語段，而於石室抄本語段之中未加以充分反映的梵音。至於 ABC 三本皆有，而在石室抄本的語段裡全然不曾著錄者，如 A 本正文之前的禮敬文”*namas sarva-jbaya*”之類，則在校釋過程中將不加以處理。
5. 藏經資料除若干單行文本外，一律取自《大正新脩大藏經》，同時並採用中華電子佛典協會依該一藏經錄製而成的數位化佛典，後者簡稱 CBETA。漢語字詞的切語、聲紐、韻部與中古擬音等，主要取自李珍華·周長楫編撰《漢字古今音表》(中華書局，1999，北京，初版，第一刷)，間或參考郭錫良編《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初版，第一刷)與《漢語大字典》(縮印本，湖北：四川辭書出版社，1996，第三刷)。再者，有關字詞訓釋與敦煌俗體字的研究，則分別取材自宗福邦·陳世鐸·蕭海波主編《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初版，第一刷)、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長沙：岳麓書社，1995，初版，第一刷；1998，初版，第二刷)、《敦煌俗字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初版，第一刷)，及其《漢語俗字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初版，第一刷)。此外，校釋中有關漢音的梵語還原，則參考平川彰主編《佛教漢梵大辭典》(東京靈友會，1997，初版，第一刷)。